

如今提倡继承不泥古,发扬不离宗,对古今宝贵医疗经验的验证,固能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证实其,以验其辞,更应在认识有待于深化方面下功夫,即验在近而求之远矣。尝见自制头痛鼻塞散治疗偏头痛百余例,云系根据吴尚先“纳鼻而通十二经”的理论,及参考《鲜溪外治方选》等方法制成。笔者披览《本草纲目》见大医学家李时珍400年前已将川芎、白芷、远志、冰片等搐鼻以治头痛的方法,一一采摭在案。某经验方治过敏性疾患确有良效,药味似乎平淡,立方确有巧思,笔者无意中发现,乌梅、银柴胡、防风、五味子、甘草、蜂蜜,原名“十七煎”,30年前即在中医期刊亮相,并进行了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治疗61例支气管哮喘的机制探讨。窃思清代医家汪昂有感于医书浩瀚,泛览为难,读方不得其解,治疗安所取裁?因而衷合诸家,会集众说,即间有窃附鄙见者,必加“昂按”二字,著成了迄今流传甚广的名著《医方集解》,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,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,堪为后人规范,继承发扬这些优良传统,祖国医学将闪耀出更加绚丽的光彩。

云南省人民医院(650034) 廖伯筠

奔豚音义考辨

奔豚病证名首见于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》。继则,《难经》中作贲豚;东汉《金匮要略》同一病篇,作奔豚,又作贲豚、奔菴;北周《集验方》作贲菴;西晋《针灸甲乙经》一书中,作贲菴、亦作奔豚、奔菴。同一病证名,竟有如此多的异体字,自然给音义的理解带来一些难度。

奔,本义是走。许慎《说文》曰:“奔,走也。从夭卉声。”徐锴注:“夭,曲也。走则曲其趾,故走从夭。”后奔引申为疾行,犹现今的跑。东汉·刘熙《释名·释姿容》曰:“奔,变也。有急变,奔赴之也。当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成书之际的秦汉时期,奔字引申义的应用已相当普遍。《诗经·邶风》曰:“鸛之奔奔、鸛之疆疆”,《汉书·李广传》曰:“与十余骑奔杀白马将”。因此,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》以奔豚名证,依训诂学为据,奔字理解作疾行、奔跑,殆与经旨相合。

贲,原义为杂色文饰,读如闭。许慎《说文》曰:“贲,饰也。从贝卉声”。古人把贝串在一起而戴在颈上作为装饰品,许氏所言贲字本义缘此。《吕氏春秋·壹行篇》:“孔子曰:夫白而白,黑而黑,夫贲又何好乎!”。文中贲指的就是贝做的杂色文饰。但是贲除本义外又可假为奔,秦汉时已不乏其例,尽管贲有本来音义和不同的假借音义,但不难意会,《难经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集验方》、《针灸甲乙经》等书所使用贲字,无疑俱是和奔相互通假,而与它的本义,别的通假音义无涉。此间分际一不清,就有可能曲解前贤,贻误后学。元·滑寿注疏

《难经》就曾发生过此纰漏。滑氏混淆了贲与奔、贲与愤假借音义上的区别,在《难经·五十六难》注释中把贲豚解作愤豚,其云:“贲豚、若豚之贲突不常定也。豚性躁,故名之”。不细斟量,其注释之义似亦可通,然再联系豚的实际习性思索,则其说悖于常情又灼然可见。

和奔、贲相比,豚、菴、菴的音义更有辨识之必要。豚,许慎《说文》曰:“小豕也”。扬雄《方言》亦曰:“猪……或谓之豕;……其子或谓之豚”。征诸文献,奔豚之豚作小猪不待辨也明矣。然而自清以来,沈明宗、程国彭、唐容川等先后把豚说成是江豚、奔豚则是“如江豚之上窜”。此说影响甚广。

将豚释作江豚,以唐容川《金匱要略浅注补正》一书论说最详。唐氏谓:“古人名义,绝不含糊。证名奔菴,菴者、江豚,一作菴,又作菴。江菴遇烈风则出,遇暴风雨则出。仲景以之名证,盖谓肝主风,风为阳邪,肝风生火而上逆,则为火逆奔豚也。如江菴因风而出是;肾主水,水为阴邪,肾气生寒而上逆,则为水气凌心奔菴也”。唐氏此论貌似词明义辨,发他人所未发。细考之,实多乖谬。其一,菴,河菴,又名河豚。明·张自烈《正字通》云:“菴,河菴。状如科斗,大者尺余,无鳞、腮、背青白,有黄缕,目能开合……本作豚,旧注音豚……,亦即江豚。唐氏论中“江豚,一作菴”实为张冠李戴。其二,许慎《说文》曰:“鮪,鱼也,出乐浪番国。一曰出九江。有两乳。一曰溲浮”《南方异物志》作水猪,《纲目》作江猪等。是知江豚始名鮪,一名溲浮,其后由于时代古今,地域方言不同,诸文献对其命名甚多,其中江豚如水猪、江猪命意近似,都是因形而得是名。不言而喻,当豚,猪如水、江结合构成固定双音名词时已专有所指,和原来的豚、猪不再并指一物。显然唐氏容川之解释牵强附会。

此外,菴,《广韵》曰:“菴,本作豚,豕子也。或作菴。菴、菴均是豚的异体字。菴则不然,秦汉时文献中,尚未发见菴与菴、菴、豚互相借用的例证,它和豚的音义当时并不相同。但《晋书·阮籍传》云:“及将葬,食一蒸菴,饮酒二斗,然后临诀,直言穷矣”。南朝(宋)《异苑》云:“当有老公从东方来,携菴一头,酒一壶来候”。此两个例证又确凿说明西晋以降,菴开始与菴、菴、豚等相通假。所以当宋朝丁度奉诏编修《集韵》时,即将这一文字音义变化事实收入其中。书中曰:“豚、菴、菴、遂通作菴”。日·丹波元胤《难经疏证》中未探究明白菴字西晋以后的变化,只根据秦汉时期的菴字音义,遂指摘皇甫谧云:“《甲乙》豚作菴,讹”。丹波氏如此轻率断语,不仅妄诬了古人,更惑于后学。

山西中医学院(030024) 郝印卿

山西省农科院综考所门诊部(030006) 李千祥